

往事情怀

那些动画片陪伴我整个童年

文/曲妍

动画片《中国奇谭》火了以后，直接被网友评价为国漫巅峰，但从小就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动画的我，却觉得这是“上美厂”的常规操作。

虽然我也喜欢迪士尼漫威，各种国外的动画IP也是爱得不要不要的。但是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我心中，就是神话一样的存在。阿童木的作者因为看过《哪吒闹海》才投身动画事业，宫崎骏也深受其作品的影响……曾几何时，“上美厂”的作品不仅引领亚洲动画创作，在世界动画圈也是独占鳌头的。

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陪伴了我整个童年，从故事磁带到雷打不动的每天中午12点半、下午6点钟……无限次循环播放，我妈都要被整疯，我却乐此不疲。

“上美厂”的作品深刻影响了我的心智、审美，且不说已经经典到不行的《大闹天宫》《哪吒闹海》《天书奇谈》，光是十几分钟的动画短片，都足够经典：《小蝌蚪找妈妈》里的水墨鱼虾，《大盗贼》里的布偶娃娃，《渔童》里的精美剪纸，《九色鹿》里的敦煌配色，《魔方大厦》里有抽象风格，《邋遢大王》寓教于乐，《三个和尚》哲理深刻……不管是原创故事，还是经典改编都非常完整且精彩。记得有一个故事叫做《骄傲的将军》，小时候看热闹，长大了看哲理，多少遍都不会腻，当年我、我妈、姥姥姥爷，老中青三代都可以一起看得津津有味，如果一个动画作品做到了这样，就可以被称作经典！关键是这样的作品数不胜数。

乔托卡努杜说电影是综合建筑、音乐、绘画、雕塑、诗和舞蹈的“第七艺术”。“上美厂”的动画，真的是大批量的完美证明了这一点，水墨画底蕴深厚，水彩画艳丽灵动，剪纸精美细腻，木偶栩栩如生，故事引人入胜，哲理深刻绵长，音乐经久不

衰……

“小邋遢，真呀真邋遢，邋遢大王就是他，没人喜欢他，忽然有一天，小邋遢变了……”

“眼睛瞪得像铜铃……啊哈哈，哈哈哈哈黑猫警长！”

“葫芦娃，葫芦娃，一根藤上七朵花……”

“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……”

“我是个大盗贼什么也不怕，生活多自在，整天乐哈哈……”

“人人都叫我阿凡提，纳斯尔丁·阿凡提，生来就是个倔脾气，倔呀倔脾气……”

我觉得，一定有人和我一样，这些字都是唱出来的。不光有大量经典的动画儿歌，动画片里的配乐也从民乐到交响，和动画完美结合，有的动画压根就没有台词，全程配乐，照样表现力丰富完整！对于习惯了音乐语言的专业人士来说，“上美厂”的配乐也

足够经典，《渔童》里的音乐一响，不用看画面，我妈就知道那个娃娃跳在盆盆上了……

回头想想，我因为镜花缘里的两面国感到过恐惧，因为舒克贝塔认识过友情，因为葫芦娃学着勇敢，因为阿凡提看到智慧，因为九色鹿模糊明白了因果……剧情、人物、故事可能会淡忘，但是感动、流泪、思考、兴奋、难过的感觉永远都历历在目，对我来说，他们真的不是简单的动画片而已。

前几年第一次去上海，去了电影博物馆，最吸引我的还是顶层的动画电影院，每次我说起来这些动画片，都是眉飞色舞地停不下来。上美厂是我幸福童年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这些动画片用色彩、故事、音乐、哲理伴随我成长，给了我比知识更重要的教育——审美。

所以，《中国奇谭》挺好，但是还可以更好。



愿你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少年

儿童节快乐



昨日重现

六一记忆

文/刘雨亭

在我的老相册里，有一张发黄的照片，那是那个年代难得的“彩照”。记得当年小城里并没有彩色照片，只有特别珍贵有意义的，父亲才会额外付了钱，让照相馆的人帮着放大并着了颜色。额外染的颜色就像画画涂色一样，并不真实，也许黄色带红花的裙子，就染成了粉色带紫花的，比如照片上的我。

那是一个梳着齐耳短发的小姑娘，在乌海人民公园玉带桥的旁边，在许多松树的簇拥下，像一颗挺直的小白杨般站得笔直，她高高地举着右臂，敬着标准的队礼，双颊绯红，脸上的笑容夏花般灿烂。在白衬衣花裙子的映衬下，胸前鲜艳的红领巾分外妖娆。照片的右上角用黄色的斜体字印着六一入队留念。

记得这张照片是父亲拍的。那时候的父亲还很年轻，高个子大眼睛，喜欢书法、写作和摄影，当年也是才华横溢、文艺范十足的青年。父亲特别注重对孩子的培养，即便那个年代很穷，但他宁愿勒紧裤腰带，也要买书、买电视机、买照相机，想要通过他力所能及的一切事物，打开我们的视野，记录美好时光。照片上，那是他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在六一当天，光荣地加入少先队，第一次露出无比自豪的笑脸，随着父亲按动快门咔嚓咔嚓的声音，记忆在一瞬间永远定格在了那个欢快的时刻。

还记得拍完照后，父亲领着我去苗圃玩，我不去采花，不捉蝴蝶，却一个劲儿地揪着榆树苗上肥肥的青虫不撒手。这是一种我平常捉惯了的虫子，拇指般长，拇指般粗，软软的绿色身体上有着淡黄色的条纹，条纹有规律地此起彼伏着，像绿皮火车的线条和车门，我们都叫它“火车头”。青虫扭着绿幽幽的身体，不情愿地瑟缩在我手心里。我用手指捏着它的头，瞪着它的眼，看它拼命摇头摆尾求解脱，急得快要哭了的样子，咯咯地笑。当我回过头打算和父亲分享这份快乐时，却发现父亲躲得远远的，冲我挥舞着手臂，发出颤抖的声音：“快扔掉快扔掉，快快！”我有些小得意，也感到很惊奇，那么大的父亲，竟然，怕这小小的虫。我赢了青虫，也赢了我心里了不起的父亲。

那年六一节，为了奖励我成为一名少先队员，父亲送给我一套书，那是精装版繁体字的《一千零一夜》，父亲笑着说，这比小人书有趣，看你看不懂得懂。我不服气地接过来，一头扎进神奇的故事里。从此，那个聪明机智的少女山鲁佐德住进了我的心里。当我一口气读完这厚厚的三本书后，发现自己认识了很多繁体字，也从此爱上了这样大部头的书籍。

如今，父亲已两鬓斑白，但每一个六一来临之时，我依然会心怀喜悦，因为那里，有少年的我，有年轻的父亲，有细碎的阳光，有最温暖的记忆。